

《東海中文學報》

第23期 頁131-140

東海大學中文系 2011年7月

# 也談「釐」字一 兼說殷人以首載物之習

朱歧祥\*

## 【提要】

本文據季旭昇教授〈說釐〉一文提出新說，認為釐字从年从支，示手持棍棒朴打收割的禾穗，呈現具體收成之狀，由此才能理解此字在文獻上用為福氣的來源。文章復由年釐字推論殷人用首頂負穀物之習。

**關鍵詞：**釐 甲骨文 頂戴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 一、前言

2010年8月28日中央研究院主辦甲骨文與文化記憶世界論壇，玄奘大學中語系季旭昇教授發表了〈說釐〉一文，對「釐」字的甲骨文「𠄎」、「𠄏」的形義作了完備的詮釋。季文認為字形「象一人背負成熟的麥，旁有一手或二手持之，另一人手持棒打麥穗」。季文說解詳盡成理，讓人佩服。我很同意季說麥形部件之下並非麥根而是人形，但字的組合為何是「人背負著麥」而又需要「旁有一手或二手持之」，季文並沒有多作發揮。按道理，手所持的對象應該是農作物本身才是，但偏偏字形中所从手形都在人旁或人下，此其一；季說字是「人背負麥」，但字形卻多見麥置於人頭上，罕見背負之形，此其二。我在會議中提出分析「𠄎」字的另一可能，認為此字或是从年从支的組合，麥來等植物形應與其下的人形部件合為一整體，即年字。由年字可理解為豐收意，一方面以手盈握豐收的農作物，一方面另一手持棍棒朴打收割的禾穗，呈現具體收成的美好愉悅境狀。如此，才能完滿的理解此字在文獻用為福氣意的來源。以下，是我就此一想法的進一步論證。

## 二、由甲文植物類偏旁通用論字字義

殷商甲骨文是一批趨於成熟的上古文字。然而，書寫的字形仍不完全固定，異體字多見。同義偏旁往往有通用、混用的狀況。細審甲文中植物類字的異體，例如：

椋字作〈集28924〉、又作〈集37631〉。从木、從來無別。

𠄎字作〈集34115〉、又作〈集33683〉。从木、從來無別。

麥字作〈集27459〉、又作〈集9620〉。从禾、從來無別。

季文參中央研究院《甲骨文與文化記憶世界論壇論文集》，2010年8月，頁113~128。

甲骨文字例，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甲骨文編》、劉釗編《新甲骨文編》、姚孝遂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集〉為《甲骨文合集》的簡稱。〈英〉為《英國所藏甲骨》的簡稱。〈懷〉是《懷特氏所藏甲骨》的簡稱。

· 也談「釐」字—兼說殷人以首載物之習 ·

· 133 ·

年字作〈集28221〉、又作〈集9811〉、作〈集11549〉。从禾、從來無別。

𠄎字作〈集28139〉、又作〈英593〉。从禾、從來無別。

𠄏字作〈集24435〉、又作〈集10034〉。从禾、從來無別。

以上諸植物類字例，見从木、从禾、從來在甲骨文中通用無別。以此通則看本文討論的、字，其中从木、從來，以至於从多重枝葉的植物形，都有通用的條件。

甲骨文中的釐字作、字形，並不固定，如作：、

等形是。姚孝遂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收錄、字共48例，其中字的

左邊偏旁所从的植物形，可歸納為三類：

**（一）獨體。共5 例（佔10.4%）。**

- （1） 1 例象來的重疊枝葉形，屬繁體。
- （2） 2 例象來省根部，屬省體。
- （3） 2 例從來，象麥形。

**（二）增人。共39 例（佔81.3%）。**

- （1） 24 例从人從來等重枝葉植物繁體，字屬合體。
- （2） 9 例 从人從來省，字屬合體。
- （3） 1 例 从人从木，字屬合體。
- （4） 5 例 从人从木等重枝葉植物繁體，字屬分書。

參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553-554。

· 東海中文學報 ·

· 134 ·

**（三）增厂。共4 例（佔8.3%）。**

- （1） 3 例 從來等植物繁枝葉，从人形譌為厂。
- （2） 1 例 從來省體，从人形譌為厂。

由上表量化的字例觀察，字左邊部件的主要結構是上从植物形，下从人。這類从茂盛植物和人形相接的組合，約佔全部字例的超過八成，應該是此一字形的主流寫法。此外，有少數省略人旁和譌變人形為厂，則是此字的變體。字所从的植物形偏旁，一般都釋為來，理解為麥。季文亦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證明這一點。就字形看，此字偏旁作、，視為來字；作、，理解為來字之省，自然都沒有問題。但是，其他的偏旁作、等形構是否仍當視同「來」字的異體，恐仍有待商榷。

對比觀察甲骨文的年字作〈集28221〉、作〈集9811〉，从禾从（來省）通用；麥字作〈集9620〉、作〈集27549〉，从禾從來無別。由此推知，年字可從來，麥字又可从禾，是知從來的偏旁只不過是對植物類的泛指，不需要限定必作麥義。因此，同樣的字左上偏旁有從來、从木，也有从、等表示植物茂盛下垂貌的形體。字的構成，目的只是強調收成的農作物，自然亦不必限定為來、為麥義。

《類纂》字48 例中，从人的字形多達39 例，當是字在甲文的常態寫法。而其中从植物和从人合書的又佔34 例，分書的僅有5 例。因此，从植物和从人緊密合書的結構，應是我們分析字形首先要考慮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字从植物類和从人偏旁下邊另有增从手或雙手拱持的字形。如：

〈集27130〉 〈集27123〉

〈集26970〉 〈集37198〉

〈集27415〉 〈集31667〉

細審這些字形，一方面見成束茂盛的植物形和人形是一全形的組合，一方面得知手所拔握的對象，是此一整體，而不是單獨針對植物形或人形言。更何況，

以單手或雙手持人，亦無法對此字形作正常的了解。因此，這裡的从植物形和

· 也談「釐」字—兼說殷人以首載物之習 ·

· 135 ·

从人形偏旁需要合起來作整體的理解。我認為此部件的全形應即「年」字。字从雙手持年，表示收割豐收的農作物；以手持杖，表示敲打成束植物上的禾穗。

甲骨文的年字字形，有如下的組合：

- (1) 有从禾，作：〈懷179〉 〈集9776〉 〈集9885〉
- (2) 有從來，作：〈集11549〉 〈集27023〉
- (3) 有从禾、來省，作：〈集9741〉 〈集900〉 〈集9811〉
- (4) 有分書，作：〈集28258〉 〈集28246〉 〈集28219〉

對比〈集11549〉的年字從來作，與〈集27130〉的字從來作；〈集9811〉的年字從來省作，和〈集29626〉的字從來省作。此兩組對應字例，足證明字的左邊偏旁作為豐收意的年字理解是沒有問題的。年字从禾从人，示豐收，上邊是禾、麥類農作物。字則指豐收時喜悅、滿足的福祉，字形誇飾農業收成物的茂盛成束貌，故對於从禾、麥類植物的枝葉會加倍而強調的書寫，遂呈現所見的諸紛紜異體。此外，儘管諸異體分別在枝葉形上出現差異，但字右邊所从手持杖的部件，則始終沒有被省略過。因此，可知由手持杖棒敲擊豐收後農作物的禾穗，以表示對收穫糧食的處理過程，應是字成字的重點描述。字應分析為从年从支，隸作。甲骨文字多見用作習用語「馭」、「」例，表示延長福祉之意，直至《說文》言「釐，家福也。」有福意的一貫用法，都是由此字的本義—進行收成的動作—引申為獲福、喜悅的意思。由以上从年从支的說明來看字的分析，一方面能理解此字左、右二部件的合理關係，一方面可以滿足字用縱線意義的因承關係。

本節的討論，歸納有四點看法：

1. 字左邊偏旁並不固定從來和理解為麥，所从成束的植物形只是強調收割農作物的茂盛豐收意。

2. 从植物形和从人形需結合在一起，作一整體來理解。字另以手或雙手拱

參于省吾，〈釋〉，《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6月），頁49-50。

參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第7篇上（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8月），50頁。

· 東海中文學報 ·

· 136 ·

持的對象，是針對此一整體而言。

3. 从植物形結合从人形應隸作年。

4. 字的分析，應是从支擊年，示收成的動作，引申有福澤的意思。

### 三、由年字見殷人有用首項頂負穀物之習

殷商甲骨文有大量人頭首頂戴物品的字例，如：異字作、兒作、竟

作、央字作、光字作、鬼字作、𠂔字作、妾字作、𠂔、字作、允字作，其他如、𠂔、𠂔、𠂔、𠂔、𠂔、等字，都見从人、从卩、从大、从女的頭首處頂戴著不同的物品或裝飾物。由文字字形可以投射呈現當日的文化背景，殷人以頭首頂物或是一常態的習慣。以上諸字例共同的一點是，所从的人、卩、大、女等人形均不作發聲的聲符。因此，相對的甲文「年」字一般都作合書的、𠂔、𠂔、等形，人頭首處與其上頂著的植物形緊密相連，偶亦有少數分書作、𠂔、例。合書的年字字形是主流的寫法，應是沒有問題的。年字形是取象人頂戴著收割的農作物形，恐怕並沒有「背負」之意。這種理解在早年的葉玉森和中研院的張秉權，已都有相類的發揮。

葉玉森釋年字：

**疑从人戴禾，初民首部力強 禾稼既刈，則捆為大束，以首戴之歸，仍許書穀熟為年之意。迄今番苗民族，及西方未開化諸島國，猶俗古代戴物之習。」**  
**（〈說契〉一葉下）**

張秉權亦有一致的看法：

**甲骨文中的「年」字，象一個人的頭上頂著禾的形狀。這也就是《說文》：「年，穀熟也」之義的來源。……普通穀類，在黃河流域，大概一年一熟。所以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為一個年，是很合於農業社會的條件的。**

甲骨文形參見《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8年9月）。

葉、張說參見于省吾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頁1938。

· 也談「釐」字—兼說殷人以首載物之習 ·

· 137 ·

**（〈殷代的農業與氣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277頁）**

透過上述對年字形義的理解，可知後來的《說文》分析年字為「从千聲」、《甲骨文字詁林》年字按語謂甲文作「从人聲」，似乎都不是事實。與年字形相類的，甲文「𠂔」字形亦多作合書的、𠂔、𠂔、形，本義象人頂戴著茂盛的農作物，偶有個別分書作、𠂔。由字形觀察，𠂔字左旁从人首與植物緊密相連，是指將已收割的穀物成束的頂戴在人頭上，方便運送，並接著進行打穗的動作。這字例明顯亦反映著殷人用首項載物的習慣。相對於以上這些甲文用頭頂載物的特殊字形，後來無論在文獻、地下材料，以至近人的生活習性，都有相關的旁證，如：西漢諺語有所謂「戴盆何以望天」、漢代有頂罐俑，今日西南雲貴夷族的頭頂載物，甚至在陝西登華山處多見工人以頭頂竹籃載運西瓜重物上下山的實況景狀，都恐怕是上古先民以首載物一直遺留迄今的習慣。由古文字形來了解古代的文明風俗，本文討論年、𠂔的从人首載著收成的農作物貌，配合許多从人頭上頂戴物品的字例，相信亦能夠客觀呈現三千多年前殷商人民某一層面的生活實況。

## 四、結語

本文是聆聽同道季旭昇教授發表論文後的隨筆，無非是補充季說，內文聊備參考而已。文章認為釐字的甲骨文應理解為「从支年」，而「年」不从人聲，並申論、字形可反映殷人有用頭頂戴收割的農作物之習慣。這些意見只能算是突發玄想，並不成熟，是非處仍望討教於高明。

參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七篇上50 頁年字，頁329。

參于省吾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5 月），頁1440。

語見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文參《漢書·司馬遷傳》，又見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總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8 月），1382 頁。

2007 年夏，重慶忠縣出土一批漢墓陶俑，其中有頂罐俑。參劉興林〈重慶忠縣漢墓出土的頂罐俑和負子俑〉，《東南文化》第6 期，2008 年。

雲南的滇人、湘西沅陵的瑤人，都有用頭負物之習。參劉兆佑編《國學導讀》第三章〈非圖書資料〉98 頁引清張詠《雲南風土記》。

這是本人多年前親身的經驗。

· 東海中文學報 ·

· 138 ·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1.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8 月。
2.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8 月。

### （二）近人論著

#### （1）專書：

1. 于省吾，〈釋〉，《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6 月。
2. 于省吾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5 月。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8 年9 月。
4. 姚孝遂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5. 劉釗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2）期刊論文：

1. 季旭昇，〈說釐〉，《甲骨文與文化記憶世界論壇論文集》，中研院史語所主辦，2010 年8 月，頁113~128。
2. 劉興林，〈重慶忠縣漢墓出土的頂罐俑和負子俑〉，《東南文化》，2008 年第6 期。

· 也談「釐」字—兼說殷人以首載物之習 ·

· 139 ·

# **Discussion of the Word “Li”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ustom about Carrying Goods on the Head in Shang Dynasty**

Chu, Ki-cheung\*

##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comment on the character “Li”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structure of “Li”, combining two characters “nian” and “pu”, represent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utting plants. Through this analysis, we can also infer that the Yin people had the custom of carrying grains on the head.

Key words: “Li “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arrying goods on the head\_\_